增注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六

歐陽文

送王陶序

凡文字用易象多失之陳此篇使得踈通不陳窒塞處能通踈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精神大體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變錯二字引下來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自此鋪敘開架去好此說剛柔躰分析開便狀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剥其卦五皆陰剥陽之卦也點化盡論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

時也應後夬剛之為德君子之所常用也已說剛不好須重且庇民者
功莫大焉其爲卦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五爲夬（下許好狀）
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
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
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
（開上意一篇意結在此二句上）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
勇者可犯也強者可詘也（轉換好不敢用剛）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
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
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
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總結見剛有漸方得）臨浸而長泰交而
泰壯（繳應好）以衆攻其寡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
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禮以說以和而濟之

則功可成應前若不說一句在此與前兩節不相連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

也此稱自須來講結在此數句上而有力應前說其初一句前文法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

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多居京師不安與人遊力學好

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應入易句為主故字

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

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使兩卦初事例當爲初時事說見親切甚以此見聖人之戒

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在前見文字緊要嗚呼

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

於事也蓄字見不敢用剛意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結最有力前結歸初字

朋黨論在諫院進

議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須出意外

臣聞朋黨之說[illegible]自古有之[illegible]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illegible]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解上意）然臣謂小人無朋（句斷）惟君子則有之（應）其故何哉（句）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應前）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定矣（一篇大意警發有力處）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下指好詳小）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下指好）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應前）堯之天下大治（左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謂窮奇顓帝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舜臣堯流四凶族注謂驩兜共工之屬及舜自爲天子過擯歷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說多見書舜典及劉向封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文勢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書泰誓云云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警戒有力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

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此點字處皆提起說如人反說話）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句說有力若無一句承得有力亦排然譬之千鈞一髮本承之則腰折了下一句須有力）周武之世舉其（下得好上處）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有力）用此以興者古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九有力）

春秋論

（此一篇是反題格與諫臣論相類排斥之辭大抵要折人須多方設教人無逃遯此論數段可見）

弒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

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三子之說不攻自破 中郎字侮字破的言訴）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而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經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左氏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穀梁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羊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

宣加之乎則其後續然未嘗討賊旣不改過又以首賂何[illegible]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左右欄說了無進處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警策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左右欄說無逃處此一段只辨幸免疑似就中果有果無字是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平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平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

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
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
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趙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
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魯
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舊史如此其肯
（從而不正之肯從而辯美又教）其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結其獄傳世問者曰
然則夷皐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此有分總結）
（前四五段）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不
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
（此方說正題上四五段教他無迭處）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
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原
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

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進藥
孝友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許世子止進藥不
嘗藥則孔子決不書弒君孔子書爲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
左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氏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事也難者曰聖人借此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子謂借
此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
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
使後世但知止爲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
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
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昭十九年冬葬許悼公許悼公
曷爲書葬宣六年云見上注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
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

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附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又有十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定四年會于召陵侵楚）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尋常題此意盡）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於王卿左氏以君氏卒為隱母（要辨他人十分服須是辨十分顯顯如令他無可開口隱三年左氏曰君氏卒聲子也公羊曰尹氏卒何天子之大夫也穀梁曰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繳結極好移易不動与泰誓同）

本論上

（說之易使人委靡然而筆力尚減在東面了）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

須句下字遂至於無可奈何是豈其病之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而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就譬喻江綱目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有力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此說根原與力爭強此弱彼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於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此應前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已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此亦應前道理堯舜三代之爲政此鋪叙事迹整頓說堯舜三代此〇一段中有三節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

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皆盡力於畎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有其躰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說自古以來自有維特天下道精密如此於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爲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性情而節之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結得有九句上注下讀並見周禮地官及[illegible]

前提食貨起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
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
者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按有力有骨故民之生也不用力
乎南畝則從事於礼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此四
句繳盡前意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礼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
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与前相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
此具也結得好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
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
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相應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
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
所謂蒐狩昏姻喪祭鄉射之礼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
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民者泯然不見礼義之

及已夫斂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從而歸之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眞歸依者歟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不說而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欲使下二事故先立此一句）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孟子梁惠王上亦專言仁義而已矣又滕文公上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董仲舒對策曰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illegible]）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

戰[illegible]也以結此篇[illegible]矣[illegible]何戰勇蓋三軍[illegible]

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怯依其教[illegible]

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未懦進趍畏怯然[illegible]

有道佛者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

彼無他爲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首尾相應然

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爲之屈

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自然之勢也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六

歐陽文

泰誓論

辨叙不同解說分明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書西伯戡黎稱云云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illegible]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文壯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段中關鍵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史記周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illegible]幾不免死史記殷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illegible]

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其乃反優容而不誅者十年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論語泰伯篇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illegible]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史本紀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餘見下注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史伯夷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

流徙歸諸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之山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偕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綱目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書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凡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

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

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
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文不
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誓辨後
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
武之事皦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
誓焉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
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
亂當世壯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
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壯自漢以來莫能卞正今有卓
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
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結斷分析引證辨論司馬遷作周
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

至於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繳結極好移易不動与春秋論結同

為君難論下

子由君術論正是此意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下字不苟明暗賢愚四字移易不得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篇主意先說兩段後主意是文字委曲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

與括言兵奢不能難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數曰趙若以括將必敗趙矣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出史記趙奢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承接變化結構精神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盡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規摹一定事見史記本傳夫初聽其

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緻意且許結

聽其言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鄭敗事聽其

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下三宜字精神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

爲難也明頊此段不承挑宜字眼目予又以謂秦趙二王非徒失於聽言

亦由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生意[illegible]大抵新進之士

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生意[illegible]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

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illegible]精神解上若趙括

者則又有說焉就上生意予略攷史記所書趙括實事是時趙方遣

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

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

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

趙王不聽遂至於敗[illegible]

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

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收一篇意此段有力夫用人之失天下之

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此應莫大之患也應轉相前世

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縱囚論

文最是曲折下論斷人所評精神聚處詞意未盡此篇反覆有血脈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立兩句柱散去刑入於死者乃罪

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接得佳有力此二段整精神眼目處得出工夫雖華

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下字

數精神句不閑落在後先藏此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

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見通鑑太宗紀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

人之尤者以其必能也結上二段君子小人又收却方說其囚及期而卒自

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

緊辯讀問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

為君子上既疑了此一段為太宗解下字法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

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

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一篇本意此二段太宗肺腑盡出[illegible]所以縱之乎又

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

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

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是此一篇根本[illegible]說下方[illegible]

上下相賊語自上賊下下賊上二句須自前引來若直說[illegible]下好受下必諱亦如孟子言楊墨比[illegible]必先說[illegible]無君

兼愛無父之類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

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上既說太宗肺腑了下無此段則文字無前入太宗事已說六年了此又

說六年字亦有味[illegible]盡意是重處[illegible]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illegible]

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
爲而可（勝此文字豈序如若投何恩而可竟哪畢哉）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
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
夫縱而來歸而赦之（欲說不可爲常先立此句）可偶一爲之爾（此一句常法起本）
一句（勝句）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此識一字上生意人所以引入堯舜三王先說聖是）
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
譽（前不說堯舜三王角在後綜斷盡而意無窮）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此篇文字象一个階級自下說上一級進一級）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
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

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illegible]）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自下逆上）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此一段[illegible]）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深求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先抑 論爲政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論公冶長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illegible]日賜也何敢望回）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先抑後揚）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

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造語工）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下併好）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歸自）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七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八

歐陽文

上范司諫書

大率平正有味用防骨須看他前後貫穿首尾綜仲淹字希文正公仲淹天聖中通判河中府召爲右司諫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自小說起抑揚所以待范文正有此語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是一篇主意目亦須識出大槪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自說來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主開上事起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緊意上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

其有司也二句自外面說開以得諫官大有是錄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以逆宕此宰相皆併目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此一段最是筋骨節目學者知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敘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說諫併帶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總上二段並說以一句轉結諫官上言行道亦行也頓不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再說面是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總前意說出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

可懼也（此言宰相不如諫官愈大此一段意謂最高他人說大止於宰相今言不如極妙）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此二段應前任天下之責懼上識關璜惟法）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句領下入說）近執事始被召於陝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省文有方）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然）將執事有待而為也（生下）昔韓退之作爭臣論（見韓文）以譏陽城不能極諫（此段說破此情神）卒以諫顯（應有待）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應上）（下）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上先下立此）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述）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

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見唐書本傳）當德宗時

可謂多事矣（欲議下先立此句有力）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

多猜忌進任小人（事見通鑑德宗紀）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

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

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

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

言而去也何所取哉（此一段說破骨髓精神盡在於此）今之居官者率二歲

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下語好）此又非可以待乎

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

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斷案不易有含蓄口吻）

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

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

用（自此下餘皆意鎖得論）又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其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結得佳極有力）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激前期應綱目）一陳昌言以塞責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illegible]）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

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然習已熏漸之俗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事見書禹貢）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我舉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左傳云云）自然之勢也奚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韓文原道云云）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戎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進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秦所封在雍州之地故曰西戎秦以[illegible]有蠻夷之地故曰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如楚武王吳王壽夢之類是也）春秋書用鄫子（左傳僖十九年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傳記被髮於伊

川僖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論語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繇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去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論語云云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并必世之功不為

也可以不惜哉吾子嘆為俑者不仁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蓋傷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獨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特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史高祖紀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而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

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辯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賁夏育古之有力人也孟軻之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太公之陰謀見史記齊世家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與之敵非驟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没其攘位之實而嘗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illegible]

君周公其稱之（書太甲金縢二篇云）臣常攝矣不聞稱周公之攝書
也使息姑實攝（隱公名息姑魯）而無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
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
事而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如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類）則是姑息心不
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虛名而沒其實善
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書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
春秋謬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
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以盡心也息姑
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
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
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
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

年羽父請殺桓公桓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不書葬不成喪也其生也

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假何補於後

世乎甚矣節難明之善亦何益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

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

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

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

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

位見元年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

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

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左隱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

以待桓也穀梁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公志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illegible]

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illegible]何也以[illegible]桓也其[illegible]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illegible]

桓幾而復諫則復若苦善則其不正焉何也夷[illegible]

晉惠信道而不信而公若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illegible]

平公之惡公平國而反之[illegible]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曾之事出於[illegible]

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凝何以而知其假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八

老蘇文

上富相公書

此篇須看曲折抑揚開合反覆節奏樹　富公名弼字彦國河南人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一句重一句自此皆一枝一節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責望垂與而閤下之位實在第三仁宗至和二年陳執中罷文彥博充昭文節大學士富弼監修國史並同平章事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閤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illegible]叙好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illegible]也戚戚然而疑[illegible]

[illegible]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而

敢以疑猶曰解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

不變也皆曰賢人焉雙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

則未始見也然不能無憂此應後如此耶解柱立中流蓋古之君子雙關[illegible]

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一篇意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為善[illegible]

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

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

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

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十分見難變然猶欲得其

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

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

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而倒上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

之不平於我也結上意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不悅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記明堂位及書君奭篇心也回互兩人全要語精神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尊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意好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見埋未到前旋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責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者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警策最要看人精神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就忍其區區之小怨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不亂今吾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能不[illegible]

求樂於其間（[illegible]）古之君子與（[illegible]）居者並居而同樂故其憂

之誅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闒遝於事

情而無益於當世（下句好深責居公）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争此不

然則否（謂縱[illegible]求[illegible]）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

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成諸呂（前陸賈傳陳平以諸呂擅權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賈乃直入說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務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且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後果賴絳侯入北軍誅平諸呂）夫絳侯木彊之

人也非陳平而致之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也非夫不

賢者之能致賢者也（[illegible]）[illegible]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

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怨故終以斥去（寇萊公傳[illegible]）

（入[illegible]宗[illegible]丁謂附合用事中外[illegible]準以社[illegible]形於色謂等深憚之故及於貶云云）又[illegible]

正在相府又欲以歲月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罷又亦急遂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沒其身文正公慶曆為參知政事請先擇轉運按察使五品以上任子例減其恩按察使既多所舉劾又任子恩濫僥倖者不便遂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使尋除邠州以疾請知鄧州徙杭州徙青州會疾甚復請潁州未至卒又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首尾相應臣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含不盡意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高祖

此篇須看所揭反覆開闔處將無作有以塞責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揆中之揭揆。陳曰置凡六出奇計且自謂我多陰謀其術數可知揣摩天下之勢舉足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此小起伏所按曰良說漢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安項羽意又以齊反書遺項

（[illegible]項王得[illegible]關東其與劉項羽皆此類也）微此三人則天下不歸漢

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分物有）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

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illegible]使中

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下字切）蓋高帝之智

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鑽策燦前）帝常語呂后曰

（入實）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高紀去上疾臣）

事

（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方是時劉氏

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斡旋轉好要說知有呂氏禍故先斡此一句藏劉氏上斡）故吾之

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

呂后何也（問好）按勢不可也（應在後）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

叛（說勢不可意○三監謂管叔蔡叔及武庚祿父）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

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何好見意牽引獨計以為家有

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見意二句法有筆力最呂氏佐帝定

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下字好以街嗣

子之壯下字好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與前相應呂后既不可

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三字便見噲死大有力引下意使雖有變而天下不

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一篇意樊噲傳盧綰反。

高帝使噲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則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

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嗚呼彼豈獨

於噲不仁耶轉得佳且噲與帝偕起說故開拔城陷陣功不為少

方亞夫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噲之功

句新噲傳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樊噲聞事急乃撞入營因責數項羽羽默

然沛公如廁間走歸霸上軍是日微噲奔入營誚責項羽沛[illegible]笑反誅秦只為[illegible]傳公嫉夫樊為注云[illegible]

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
之夫噲之罪未形也 下句好 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帝之不以
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 脫高祖警策 彼其娶於呂氏 接得緊亦就斬
意見斬噲之由。噲娶呂氏女弟呂媭爲婦 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
產與祿皆呂后姪 獨噲豪健 下字 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
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
無至於殺人而已 句好 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
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 下字 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
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 孝惠六年噲以病卒謚曰武侯 以其尚在則呂祿不可
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 一篇意至此方露以虛爲實此句乃先後之意若無此數句則無力
牽引佳。高后紀太尉勃與丞相平謀反使酈寄紿說呂祿使祿歸將印而以兵柄授太尉勃故勃得入北軍 或謂
噲於帝最親 噲傳噲以呂后弟呂媭爲婦生子伉故其子諸將最親 使之尚在未必與

走歸叛遁綰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韓信王楚黥布王淮南盧綰王燕而綰又最為親幸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又同日生出入則內食飲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高帝十一年春正月信謀反長安夷三族秋七月淮南王布反追斬於番陽十二年陳豨降將言盧綰與豨通謀反有端上發兵擊之綰亡入匈奴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噲傳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劫者遺其憂者也數警策有力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乎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illegible]

尚質周之尚文。（史記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忠）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致[illegible]而捨此而終不朔文而暴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禮記明堂位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後世有賢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前賈誼傳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悉更秦之文帝謙讓未遑也）今者天下幸方洽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事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毀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救

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爲聖人權之使其甚不至於折與爲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琢曰陸宣公奏議收河中後請罷兵狀云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發其取威之具則所敗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驕苟知夫威之可畏而濫其施惠之德則其所依之威適足以召亂也其何畏之有爲故善制國者宜兼以義威廢以萌惠威而能褻則不推惠而見褻則有恩是以惠兼威交相資也威與惠互相須也公威惠之說頗采諸此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臨

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恩以至于折與蹶者是可悼也譬之醫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為陰與己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于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

其所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御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
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
天下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
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
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　我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
轉運使以大係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
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
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
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
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
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
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

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循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赦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而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而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此又非一日之故也

諸矣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
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嘗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
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
召烹阿大夫與嘗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
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事見史記田敬仲世家彼誠知
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
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
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欲為焉無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
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
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眾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
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霆遽然而至截然而
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避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illegible]

慎而姦民猾吏亦常[illegible]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illegible]而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不變而忽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則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刈之地（史記商本紀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苟又遂多殺人

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仁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於紂然其刑不若紂桀之甚也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情不法之人以定紛亂商本紀云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于威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威公任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郎曰管子一書其間多言法令故威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郎曰謂狐偃趙衰先軫魏犨之流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伯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九

增評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

老蘇文

春秋論

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二節未盡文生一節則人意多則辨雄此篇意多而不辨六句健撥得緊切自此限讀公私二字是一篇本意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公私二字是主在此下應撥得緊）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此在上一段振發）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此一句撥得緊）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妙關鍵）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上一句收意）而春秋賞人之功（自此開說如書齊成廢之盟晉文城濮之戰之類）赦人之罪（即曰如齊侯滅項而書師滅項晉文召王而書王狩之類）去人之族（即曰如約及諸侯之[illegible]大夫黜於[illegible]之[illegible]）絕人[illegible]

爵（郎曰如、戎而書人之類）侯伐諸侯而或書其名（……）或書其……

書其字（邾曰儀父、南季之類）不惟其法，惟其意（此收……）不徒曰此是

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

人者天子諸侯事也（此……一意）（賞罰中又……）夫子病天下之諸

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

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

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爵者，

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

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結……）曰夫子豈誠賞罰之

邪（此……上意……起）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孰

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

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此譬喻，此一段畧……都未破，自此……書）

以夫子理已窮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至此論勢似已窮然則何足以爲天

子何足以爲春秋有力說所以翻案當反後收不曰夫子之作春秋也方入本意

救轉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

也與後與字相應曰此魯之書也綱目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

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說破到此方明說何以知之曰夫子

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說盡切

此是先得之意一篇根本在下面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

夫子公之也大抵古人作文自有先得之意上面以有力若下面不如此承接如何撰得上面杜預左傳序春

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

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

權也結語妍工抑揚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

句法頓斷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自此[illegible]

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歸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就魯段周公事妙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說得竟出費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史記周紀犬戎既殺幽王於是周侯乃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洛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此篇中形容最出文甚暢聖人意雖未必然在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與字自此說起到後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樂知曰如齊桓晉文可也事見左莊閔僖三公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此意外生意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强其國故如桓公實欲代楚而託包茅不入貢文公實欲求諸侯而入定襄王皆陽爲尊王之事故夫子與其專

而不與其心說孫破題皆周公。公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天子愍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兩句鎖一段繼前題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illegible]亦是意外意轉力經健有餘味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段斷前二段開三轉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此又兩事說見夫子無私意而又詳內而略外左傳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外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公羊傳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又春秋錄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語十六云云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語十四云云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說夫子以與魯[illegible]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此一段最[illegible]

續經而書孔丘卒（左傳哀公十六年經續書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杜預云仲尼既告老去位猶[illegible]書[illegible]之邪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此是精神剛句亦是筋骨）之惡公字是眼目　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承接有力）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此別外事說三句說後人作史都盡了　此緊承有力）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說此生出三段意）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意乎文妙）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結有力）

管仲論

其辦大率多是推背推此文何句的當又云前亦可率後不可到　此篇義理的當論揚反

又繁棄題多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此說功處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叛管子內言威公用管仲合諸侯伐山戎攘白狄之地遂至西河故中國諸侯莫不賓服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此一段說禍起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此二段且叙事說　左傳僖公初威公与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及威公卒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齊人殺無虧復立孝公自孝公十傳而至簡公不有外憂必有內難故云齊無寧歲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承接得好有力緣雅壯看他反覆則

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左傳莊公九年鮑叔帥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威公從之是齊國之治實鮑叔薦仲之力

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illegible]

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

而後知放四凶見書舜典又左文八年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家語始誅

篇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爲

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

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姦雄也

不可以不除彼桓公何人也含畜得好不譏戒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

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起好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

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

不可近而已史記齊世家云管仲病威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

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

死而威公不用其言卒近用三子三子遂專權亂國本出管子嗚呼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

三子矣乎難仲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

聲樂處　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張輔相生）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緊策抑揚反覆在此數行須看有無二字章思抑揚無窮）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illegible]）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illegible]）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承接明白語新遞）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illegible]）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下因使晉文列事妙意動[illegible]曰[illegible]公之日如狐偃趙衰先軫[illegible]）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illegible]曰孝公乃威公之子[illegible]年而卒晉文公[illegible]公卒立其弟潘是為[illegible]公[illegible]）

左傳文[illegible]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illegible]

主百有餘年何者其君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illegible]

至悼公猶能九合諸侯此雖襲文公之餘威亦由有老成之人如趙武魏絳之流故也

桓公之死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應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接新意起好生新意一承前又

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

管子內言管子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為人好善而不能以國詘寧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

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理意

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

使此二事的當。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

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促置屍牖下於我畢矣決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魚字子魚

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本傳高祖問何事惠帝向病上親自臨視向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帝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

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繳得好有力好意將文譽葉

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繳得精神其有力如破竹勢一句緊一句

上田樞密書

名況字元鈞其先京兆人後徙信都嘉祐三年爲樞密使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illegible]

與瞽[illegible]頑畀[illegible]象[illegible]其[illegible]寔奪[illegible]確乎其[illegible]
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以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
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
行之不以告人夫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畀以求
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何如而我如此也
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
人不我用不我用者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
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
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
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
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
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

有為也（如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孟子見齊宣王見梁惠王之類是也詳見論孟）我亦
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
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
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暇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
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
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
切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勵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
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
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
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
甚自輕者何者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
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

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誰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
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
所與誰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
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
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其得之之不勞方
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
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
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
者見執事於益州田日况自知滑州任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當時之文淺狹可
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
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
其力於文章歐陽公撰墓志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

中文辛洪杜毀等不中出山徼曰此不足為吾文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絶筆不為文者五六年遂著充溢於中而不發久之既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illegible]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温醇孟子韓愈遷固之雄剛司馬遷班固孫吳之簡切孫武吳起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漢劉貢賛武帝三策仲舒所對皆天人大旨而不切也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文見前漢書本傳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文見前漢書本傳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心術法制攻守強弱用閒高祖項藉子貢孫武六國十篇凡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

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此篇元無以題不敢增入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